

重定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(十三)

## 夜宿石瓮村

郝雪廷 文/图

1940年8月20日,八路军为打破日军的“囚笼政策”,发动了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。经过第一、第二阶段作战,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。由于八路军总部指挥作战的电台讯号集中而频繁,日寇锁定武乡东部直径十余公里的山区有八路军高级指挥机关驻扎,10月中旬,日寇从辽县(今左权县)、黎城、襄垣、沁县等据点调集重兵前来“扫荡”,妄想一口把我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吃掉。13日,日寇麇集武乡东部的洪水、蟠龙、西营一线;14日继续东进,犯至大陌、东堡一线,八路军总部指挥三八五旅、三八六旅、决死一纵队等部节节阻击。

敌人越来越近,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砖壁村已不足3公里。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,为避免损失,彭德怀、左权等首长决定,立即将不易搬运的物资就地掩埋,轻装转移。八路军总部司令部、野战政治部、后勤部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,向东山撤退,翻越五峰山,回旋于深山密林之中,临近黄昏的时候,转移到石瓮村。

石瓮村位于武乡县东部太行山的一处峡谷之中,地形相当隐蔽,峡谷的最窄处仅不足10米,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村。石瓮村早在1937年秋就建立了党支部,群众基础非常好。自从八路军军工部开创黄崖洞兵工厂后,这里位于总部所在地与兵工厂的中途,彭德怀、左权等首长多次途经该村,在此休息、吃饭,并与群众交谈,对石瓮村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八路军总部离开砖壁村后,立即派人赶往石瓮村安排住所。八路军总部驻扎在圪廊儿富户张风河家的院落,这串院子为一个四进院落,前后相通,彭德怀副总司令住前院正房,秘书处、机要科、管理科进驻二院,左权副参谋长与作战科、情报科进驻三院,直属政治处进驻后院。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进驻一里之外的大塘村。

总部机关驻扎以后,便在对面近山观音庙、村后佛塔背的佛爷庙、西碛口、东碛口等地设立了岗哨。

村里得知八路军总部机关要来驻扎,都紧急动员起来。

抗日村长张遇元、财粮主任崔发先马上组织人员,推磨的推磨,碾米的碾米,垒灶的垒灶,拾柴的拾柴。老百姓主动把刚刚从地里收回来的南瓜、豆角、山药蛋送了过来。不大一会儿,就在南场儿支起大铁锅,熬了一大锅和子饭,烙了许多饼,招待八路军将士。村武装主任张遇照组织民兵到各个路口设立岗哨,主动担负起了保护八路军领导机关的重任。

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、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大塘村接见了石瓮村党支部书记张泉,支部委员、村长张遇元等人,听他们讲了发动群众支前参战的情况,并作了指示——现在正在秋收季节,日本侵略者破坏百姓收秋,进行残酷“扫荡”,妄图从生活上、经济上打垮我们。村里要积极组织民兵与敌人打游击,掩护群众抢收粮食,以保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。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则紧急安排驻扎在蔟黎坪村的总部被服厂、大石脚村的总部缝纫厂,掩埋物品,紧急疏散。

由于日军纠缠不退,为确保总部机关安全,第二天一早,总部机关离开石瓮村继续向东转移,于15日晚到达黎城县西井镇,后又返回武乡,经拴马村、宋家村,转回砖壁村,跟日寇来了一次捉迷藏,终于甩开了敌人。

虽然八路军总部在石瓮村只驻扎了一晚,但是八路军总部对村干部的工作指导,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,他们不仅抢收了所有粮食,而且在半个月后的关家垴战斗中,组织了200多人的支前队,送弹药、抬担架,支前参战,为关家垴战斗的胜利,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如今走进武乡县石瓮村,八路军驻扎过的旧址前竖立着旧址标牌,八路军总部当年驻扎的四合院保存十分完好。在村党群服务中心,还陈列着一幅幅老照片、一个个老物件,村里的老人讲述着当年的情景,仿佛将游人带回到烽火连绵的峥嵘岁月里。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

石瓮村八路军总部旧址

先前只听说傅山先生是太原西村人,便自以为是地料定他的坟墓也该在故土。驾车到达西村时,但见中华傅山园内牌坊肃然矗立,墓却不见踪影。向村人问路,所得唯茫然摇头。

踟蹰无奈,只得翻开古籍以求线索。清代《阳城县志》里一句“西山马头水石窑梁”赫然在目。傅山老友戴廷枏的《石道人别传》也有“西山马头水石室之旁”的字句,顿如拨云见日——原来傅青主初葬西村(一说为东山郝庄),后遵其“归葬父母膝下”的遗命,骸骨迁至马头水乡马头水村西南方的琵琶坞(也称石窑梁)。我恍然明白,西村的中华傅山园,实为后人在傅青主故里营建的纪念性文化园区,旨在缅怀先贤、接纳乡人与仰慕者的追思;而承载其遗骨、见证其最终归宿的,则是西山深处的这处静谧山梁。

汽车在蜿蜒曲折的西山旅游公路行驶,几经周折,原马头水乡马头水村西的琵琶坞终于显露在我们面前。据乡人介绍,琵琶坞原本黄土粗粝,山势嶙峋。近年来,由政府主持实施的东西山绿化战略已见成效,如今的琵琶坞苍松满目,松涛阵阵,犹在低诵“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”的铮铮旧言。

傅公墓终于在眼前。墓丘为青石砌就,四周有青石围栏。前立一碑,刻有“傅山墓”三个大字,落款为张明智。尽管碑阴未刻有修葺墓冢的经过和傅青主之简介,但作为其长眠之地,此间风骨所凝,自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上世纪50年代施工时,在此发现傅山三代人(傅山及子傅眉、孙傅蓬芬)的墓志铭碑。碑文明确记载了相关情况——据传,傅山临终前托嘱后人: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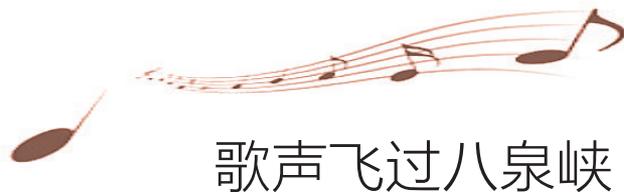
## 凭吊傅青主坟冢

张贵宝

后要陪葬父母亲。后人依其遗愿,将其迁葬于琵琶坞,故而墓地有“头枕琵琶坞,脚踏汾河川”的说法。此碑如今收藏在晋祠博物馆内。遥想当年傅青主拒考博学鸿词科,坚决不受清廷“内阁中书”虚衔,风骨如松……

立于此间,四顾苍茫。石窑梁上,黄土无言,松涛阵阵,似代这位倔强的石道人,向天地重复着他“作字先作人”的遗训。人皆道青主精于岐黄之术,尤擅妇科,却原来他亦为自己开过一帖旷世良方——以铮铮铁骨为引,以黄土松风为佐,熬尽一生孤忠,终使一副嶙峋气节永镇于这苍松翠柏的山梁之上。碑石易移,墓志可迁,唯有这不肯摧折的脊梁,才真正凿穿了王朝兴替的迷障,在时间荒原上竖起一座不倒的坟冢。

此地游人稀少,小径杂草丛生,此处与黄土松风融为一体的安息之所,以其历史的原真与精神的纯粹,在天地间铭刻下傅青主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

## 歌声飞过八泉峡

浩然

路是沿着山壁凿出来的,曲曲折折,一会儿见了光,一会儿又隐入幽暗里。脚下是万丈的深谷,望下去,只觉得眼晕;谷底该是有水的,却听不见水声,只看见墨绿的一线,幽幽地闪着光。走着走着,人便不自觉地沉默了。这山太雄,太峻,将人的那点声响都吞没了去,只留下脚步声,空落落地响着,像是敲在了一口大钟的内壁上。

也不知转过了几个弯,眼前豁然一亮,便到了那著名的索桥。桥是悬在两山之间的,长长的一线,在风里微微地晃。人走在上面,桥便颤巍巍地动,心也跟着悬了起来。正走到桥中央,扶着冰凉的铁索向下望那无底的翠谷时,一阵歌声,毫无预兆地,就从对面的山崖上飞了过来。

是本地民歌的调子,嗓音算不得如何清亮,甚至带着些山风刮过的粗粝,却是极高、极韧,像一根抛向空中的长丝线,悠悠地,便挂在了群山的尖顶上。那歌声在山谷间碰撞着,回荡着,起初只是一缕,渐渐地,竟化成了重重叠叠的许多声部,仿佛这整座峡谷都成了它共鸣的箱体。这边的回声还未落下,那边的又起来了,前前后后,高高低低,织成了一张声音的网,将天地都笼罩在里头。我一时怔住了,扶着铁索,竟忘了脚下的虚悬与心中的怯意。这歌声,它不像是在唱,倒像是在喊,将胸中积郁的、欢欣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切,都借着这山峦的力,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。

在这洪荒般的静寂里,人的声音竟成了最动人的奇迹。我想起古时候的隐者居于深山,晨钟暮鼓之外,怕也只有对着空山长啸,才能排遣那无边的寂寞了。南朝陶弘景答齐高帝诏问,说得真好:“山中何所有?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赠君。”这眼前的歌声,与那岭上的白云,何其相似!它



也是歌者“自怡悦”的东西,是唱给他自己,唱给这山、这风、这云听的。我们这些偶然的过客,不过是恰好听见,便分得了一份无价的馈赠。这馈赠里,有生命的自在,有与天地往来的坦荡。

那歌声渐渐地远了,终于听不见了。山谷里又恢复了先前的沉寂,不,甚至比先前更静了。但那静,已不是先前那种压迫人的、原始的静;它变得柔和了,仿佛被那歌声洗涤过,里面还含着袅袅的余音,一丝一丝地,在空气中游走。我过了索桥,继续前行,脚步却轻快了许多。回头望去,群峰依旧默然矗立,铁青着脸。但我知道,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那飞过去的,不只是一串音符,更是一片灵明,一个活泼泼的生命,曾在这亘古的寂静里,勇敢地、漂亮地,划过了一道痕迹。